

丁 韙 良 序

PREFACE I

By Rev. W. A. P. Martin, D.D., LL.D.

有
神
論
英
文
序
一

The writings of W. H. Wang are marked by freshness of thought and vigour of expression.

His leading object is to turn the minds of his educated countrymen to the study of our Holy Religion, and he appears to be destined to occupy a high place among the Christian writers of this age.

W. A. P. Martin

Paul Groll

July, 1916

三

路 崇 德 序

PREFACE II

By Rev. J. W. Lowrie, D.D.

有
神
論
英
文
序
二

It is most interesting to note the fresh treatm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Chinese scholar, of the living, profound and momentous themes that are discussed in this little volume—a treatment which furnishes another testimony to the originality of the Chinese mind.

The author brings to his task a bright intellect, broad literary culture plus the invaluable training of the editorial room, high ideals, and such enthusiasm as the earnest contemplation of these great truths is well fitted to inspire in a humble, inquiring heart.

May the work stimulate widespread and fruitful discussion, and guide many a reader to the place of repose and confidence which its author has found. 四

J. W. LOWRIE.

November, 1916.

SHANGHAI.

有神論總目

丁韞良序

路崇德序

上卷

靈界窺奧目次

引論一

Introduction

造物論二

The Creator

宇宙論三

The Universe

真我論四

The Real Ego

性理論五

The Reality of the Spiritual

靈魂論六

The Soul

附錄伍廷芳博士通神學演詞二則

靈魂不滅論七

The Soul Immortal

有神論 目次

靈魂世界論八 *The Soul's World*

魔鬼論九 *The Spirit of Evil*

聖靈論十 *The Spirit of Goodness*

下卷

道系探源目次

原性十一 *The Nature of Man*

原道十二 *The Way is the Word of God*

原教十三 *The World's Teaching Summarised in Christ*

原天命十四 *The Will and Word of God*

原真宰十五 *The True Lord*

結論十六 *Conclusion*

卷上 靈界窺奧

引論一

天下事有最可怪者。位裁判以聽訟。不鞠原告被告兩造之供詞。而遽斷其是非。曲直焉。但云爾。被告也。自是無理於原告之前。吁。可怪也。手天秤以衡物。不求砝碼。物體二者之重量。而遽決其大小。重輕焉。但云此物體也。自應不過乎砝碼之重。吁。可怪也。爲神學與科學之裁判。持神學與科學之權衡。不審有神無神兩派之學說。爲何如。而遽斷其虛實真僞焉。但云彼宗教派也。自不能超越乎科學之上。吁。可怪也。今夫斷論神之有無者。必將世界無神派之學說。搜羅而盡讀之。又宗教家有神派之理論。悉心而考究之。然後滙兩家之說。理於吾心。吾得而裁判焉。權衡焉。如老吏斷獄。是非曲直。不能遁其形。市儈持衡。大小重輕。不能差其數。視優劣。以爲取舍。準高下。以爲去從。不寧惟是。各有所短。長則從而截補焉。各有所偏倚。則從而折衷焉。抑或皆不可取。則一并棄之。由吾特行改創焉。如是始得謂之學者。始得謂之名家。今我國學子。不然。其從無神之說。以斥宗教也。非惟對於宗教。未嘗窺得一斑。卽就科學方面言之。彼亦何嘗入其堂奧乎。試問以科學斷無神果。何由以證其說。本今日科學之試驗。果曾得無神之確據矣乎。彼則習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非敢毗睚同學。我

固亦在其中。又試問以宗教主有神果何所見以指其謬。即今日宗教之說理果曾爲科學所駁倒矣乎。彼則瞠目而不知置詞。結舌而無以爲對。我固亦在其中。夫如是而猶斥神學爲荒唐笑眞理爲迷信。詎非可怪之尤者耶。

僕之反對神學自反對景教始。當時謂凡景教中所有教義固不樂聞。唯對於神鬼靈魔之說驟焉聞之。則逆於耳。棘於腦。其刺戟殆不可暫忍。曾謂景教中不學哲理。奚必沾沾焉假此等迷信字樣以驚世駭俗爲哉。故余當日所最不滿意於景教者。卽此等迷信之名詞是。然余之所以敢貿然決其爲迷信者。以此等名詞妄誕不經而非眞理也。然余之所以敢貿然決其爲妄誕不經而非眞理者。則本之科學爲定義也。雖然非本之世界各國今日之登峯造極所發達最高度之科學爲定義也。乃本之余個人所曾經習知之一小部分之科學爲定義也。嗚呼。以余個人所曾識之一小部分科學爲定義而評議夫世界各國數千年來通人宿學所講求研究之神學崇拜信仰之宗教。且決然斷其爲迷信。也是何異於坐井觀天者不自知其所居者是何地位所見者果否全體。而但就其自己所已知已見之一最小部分。或蒼蒼或冥冥。或蔚藍或碧落。遽侈然詡然搖其唇鼓其舌。肆談天口而闡說天理者乎。不寧惟是發一言且自以爲是確定的。持一論又自以爲是絕對的。嗚呼。不爲人嗤。

亦爲牛笑矣。噫。不有科學之知識。何敢自鳴其見之高。而不知惟其有科學之知識。乃足形其人之陋。（我固亦在其中。）是科學者。不可不事研究。若僕之科學者。管窺蠡測。侈然自滿。又寧不研求之爲愈也。何者。所益之智識有限。所遺之愧慙實無窮也。僕今見我國學子。其不蹈僕之覆轍者。殆弗多得。不辭譴陋。略論神學與科學之理。是否刺謬。抑交相發明。以爲同學之芹獻。而一洗其坐井觀天之恥。是則過來人現身說法。亦卽對同學之一片婆心矣。

造物論一 The Creator

丙辰之秋。八月既望。嗽澆子僑居申江旅舍中。舍外故曠地。廣袤數畝許。晚課倦。輒捫腹來。謁於其間。仰見銀河在上。皎月懸空。照澈塵寰。毫無渣滓。惘然念蒼茫宇宙。果有所謂造物耶。大地迴旋。星月摻繞。其行也有軌而進也。有常假使日有毫釐之差。月積歲儲。必有傾軋之一日。而鴻鈞既轉之後。迄今不知幾億萬年矣。謂必無主宰而綱維之者。則何以無意識之星球。宛然爲有意識之運動耶。徘徊間。月色空濛中。遙見對向一人來。近余審睇曰。遲子已久。乃在是耶。言次。有磷磷而過我者。友人呼曰。止。於是共登人力車。載而去。亡何。至一處。樓宇高聳。車馬填門。攘往熙來。途徑爲塞。友人挈余入。則見有隆準臬矚者。口講指畫。嚶嚶語壇上。壇三面迴廊。十數楹。學界來者。背疊肩摩。萬頭攢動。余與友人就位。壇

上人宣言云。

自來水管諸君見之審矣。雖支派縱橫。達於萬數。而其高下之度。總無能逾乎其來源。今之飛潛動植。粲然雜陳於諸君之前者。無非造化中之一支派耳。吾觀於一花一木。核芽相生。枝葉衰。衰敷榮。甲坼蔚然。可觀不有來源則已不然。則其來源所具有之能力。雖至下之度。亦必與此花相頡頏。乃或者曰。水管之源。所共見。花木之源。未嘗聞。則請與諸君談實驗。昔敝國有博士者。述者忘其姓氏。嘗謂「植物無他質。與生而已。有質斯有生。有生斯有質。從無質外之生。生外之質。謂生命不原於物質。而由於太初造物之賦。予豈不謬哉。一然是猶臆說耳。博士欲從而實之。乃擷一莖之草。去其含有之生機。而不傷其本來之體質。納之瓶中。貯以淨水。封置其口。而令空氣不得流通焉。越日而視之。有斑黃之色。若苔莓然。於是譁然而相告曰。吾固曰。有質斯有生。誰得謂必原於太初造物之賦。異乎。於是宇宙創造之說。幾乎一蹶而不可復振矣。

居亡何。乃客有款關而告者曰。非也。吾子。左持瓶。右奉水。彼蠕蠕然。生活運動於空中。水中。而爲目力所不能及者。不知幾百千萬也。未足憑。主人曰。有是哉。於是集諸家於一室。更驗之。越日而視之。瓶中水草如故也。客曰。何如。主人曰。請寬三日而後復命。三日而視之。如故。

也。客曰：何如？主人曰：請更寬三日而後復命。其後三日三十日三月三年。至於今三十有餘年矣。而一瓶之封置仍如故也。儲之敵國博物院中。今之人過之者猶不禁嘖嘖歎爲某氏之試驗瓶。由茲而還。吾人乃知萬物之生命初果不由物質中來云。

夫流不過乎源。前已言之。花卉草木有生性焉而爲之源者。雖至下之度亦必與之等。又其上者曰人類。則不僅生活知覺運動也。有靈性焉。足以別是非辨善惡。分人我有文章。刑政教令賞罰以爲之法度。有孝弟禮義忠信羞辱以爲之道德。而爲之源者。雖至下之度亦必與之等。至下之度必相與等者。吾人之所能知也。而至高之度達於如何境界。則非吾人之所能知也。不問其有可見與否也。而要於必有。不問其有形與否也。而要於存在。今吾之言所以能達諸君之聽者。曷恃乎曰聲浪聲浪。則非諸君所能目覩也。他如電報之電汽車之汽。皆非可以目擊者。物質且然。矧於性靈。

夫生命有自來而非物質所能胚胎矣。則謂草木變而昆蟲。昆蟲變而鳥獸。由是而更進爲人。猶可言也。而謂水土沙石之間崛起有生之類。斷斷乎不可言也。吾人所履渾圓大地。自洪荒以前淵際冥晦。有水與土而已。當此之時而生物種子奚自乎。

有瑞典博士者謂世界匪直地球生物不僅草木地球上生物種子特他行星上之墮落者耳然而有可疑焉他行星有吸力乎無吸力乎無則其所載萬有不足自相維繫矣有則雖有生物不能墮落於地球矣

博士曰烏得無吸力所以至於地球者太陽光力輸送之也然而又有可疑焉太陽光力八方維均安能爲彼生物種子作舟車哉不僅於此就共知者言之地球上太空之中有冷氣焉視寒暑表冰點而下二百四十度而強嘗見隕石於地者其始落也赫然紅其及地也黝然黑而寒熱之不敌如此則生物種子經此而過焉者又安得而無恙乎

卽不然卽謂他行星上有生物焉而種子傳來吸力不之阻也日光爲輸送也空中冷度亦無以相傷也然更有一言以爲問者他行星上生物種子又果何自而來耶謂甲行星原於乙行星乙行星原於丙行星丁行星推而極之至最初之一行星之最初之一生物何自來耶何自來耶言者詞未已壇之下擊掌雷鳴椽瓦爲震嗽濯亦自以爲得生平所未聞奧理哲言豁人胸臆猶芻豢之悅口腹也

其人又曰此生物種子之來源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造物

然更有一言爲諸君進者有諸君聞其名而莫相識之一人焉斯人非他曰耶穌基督耶穌

基督者猶太之賢者也。而歐西各國人士皆舍其各本國之古聖先賢而獨頂禮膜拜。依奉事於痛癢無關流離瑣尾而不得善終之一猶太人之前者。豈其皆舍己芸人者耶。抑智出貴國人士下耶。願諸君慎思之。

會既畢。友人謂嗽澆曰。足下平居私議。敢訕然獨斷。謂宇宙無所謂造物。今何如。嗽澆曰。嗟乎。井蛙難語。江海螻蛄。不知春秋。乃今知所見之未廣也。

宇宙論三 The Universe

嗚呼。茫茫宇宙。何自而來乎。其有始耶。吾不得而知也。其無始耶。吾亦不得而知也。吾但知居今之世。闡道講學。不能軼出乎三家之言。三家者。哲學。科學。宗教也。宇宙主宰之說。宗教家所主持。哲學。科學。無不持極端之反對。似不足爲眞理矣。然自正面觀之。則儻馳。而自反面觀之。則不啻爲之左證也。抑以直接言之。則否認。而以間接言之。則無異代爲說明也。天下事理。往往而然。是又烏可不察哉。

夫哲學之論宇宙也。曰宇宙無始。天地萬物。一循環之局。 *Recurring Series* 而已矣。嗚呼。哲學固多眞理。而此一端。不可謂非智者之一失信。如其說。則前乎此者。無過去。後乎此者。無未來。時無分乎古。今物無辨乎新舊。要皆周而復始。不見端倪。往返迴環。更無止境。此其

立論固甚高而去眞理亦愈遠姑以眼前之事證之。

此何時耶。此何處耶。電燈閃爍。萬籟無聲。著者乃濡墨拈毫。伏案遐想。宇宙一循環之局。今夕之一燈一案。與著者墨瀋毫端。文心才思。匪直三生有幸之緣。實且萬世難逃之數。而豈然哉。而豈然哉。

信如其說。則今日之我已不知循環幾許矣。億兆年前已過去。無數之我。億兆年後尙有無數未來之我。今茲之我。不過其循環中之一圈耳。

且科學謂人類之原來於最低之動物。然則萬億年後。豈將以昂藏七尺之身。一變而蠕動。魚游再變而鳥飛。免逝更變而猿立人行耶。此所謂自正面觀之則瞬馳。自反面觀之則不啻爲之左證也。此就哲學言之。宇宙必有主宰也。

抑科學之論宇宙也。一則曰天演。再則曰分力。 *Dissipation of energy* 天演以論其進行。分力以論其結果。夫宇宙萬物。既有天演之性。則宇宙無始。天演亦無始。惟天演非終古恆在者也。倘宇宙由無始而來。則天地悠悠。以迄今日。於此苟無外界之力。焉輔相而挹注之。則天演行程。其應闋焉。休止也久矣。而何以綿綿至今。猶尙未已耶。 (卽不然。數千年前。實尙進行) 是則天演未嘗無始。而宇宙亦必不能成一循環之局也。明甚。且天演必有演。

之者在。又安能自作始乎。（天演之義未盡。容他日更詳論之。）

分力云者。謂宇宙萬物之進行也。每趨於均熱之勢。蓋動生力。力生熱。而熱傾向於均平。及其終也。宇宙之力。入荒維均。而天地萬物。乃達於不復能自變更之一境。此科學家所公認。無待證而後信者。然有所謂「力之保存說」(Conservation of energy) 與此并存而不背。蓋保存云者。以量而言。均分云者。以勢而言。以量而言者。雖其勢傾向於均分。而力之全量無加損。以勢而言者。雖其全量無加損。而勢仍趨於均分。此其所以不背也。如日球中所具有之熱。千萬世後將盡。分佈於八荒。舉天地萬物。罔不如是。夫宇宙間之力。完全分散。須歷京垓歲月。固也。然究不可與無始同日語。無始者。無量數而不可思議者也。宇宙果由無始而來。則萬物所具之力。當去此千萬年前。早經達於均熱。而不復能自變更之一境也。必矣。尙安有團圞大地。旋轉於太空之中也哉。不然。則必有外界之力。輔相而增益之者也。不然。則宇宙不能無始也。此所謂以直接言之。則否認。而以間接言之。則無異代爲說明也。此就科學言之。宇宙亦必有主宰也。

然則宇宙問題。得下一最終之解決。曰。有始。何謂有始。宇宙不出於自然。原於一種之力。而有也。何謂宇宙大之日星。天地小之魚蟲沙石。舍所謂靈體 (Spiritual beings) 及非物質

Immaterial 外。而所有萬物之總稱也。夫萬物之來也。非有所敦迫而出於不得已之情者也。若然而竟來焉者。是必原於一種之力也。且其既來也。又非塊然呆立亘萬古而不變者也。若是而苟有變焉者。則又必需及一種之力也。是力何力。曰非科學家所稱自然界之力也。天然界之力。力之固定者。而此則力之自由者也。液之流也。氣之定也。水遇冷而凝。冰物受熱而澎漲。是皆天然界固定之力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無時。無地。莫不然。惟自由之力。則異是。欲行則行。欲止則止。液之流。氣之散。水凝冰。物熱漲。大苟自由。力出而干涉之。或欲反其常。經則天然界之力。未有不俯首聽命者。（其事之見於古經者。至不勝舉。）耳而後聽。目而後見。心而後靈。形而後存者。蓋指天然界之力而言。非所以論超乎天然界外之力也。超乎天然界外之力者。不耳而聽。不目而明。不心而靈。不形而存。（其理容後證之。）迥非天然界力所得相提而并論也。是之謂神。或曰造物亦通造物者。宇宙無二者也。何以言之。日星天地。其構造也。原質同。其相維也。攝力同。其瀰漫普及也。發光之以太同。如此類者。不可勝計。故曰宇宙眞宰一而已。

乃或者曰。造物於太初之際。開闢宇宙。何以數千年來不見。更有設施乎。曰此非吾之所能知也。惟推詳哲學科學兩家之理。而謂宇宙之上。無有造物。天地萬類。猶能無始無終。運行。

於。天。然。界。固。定。不。變。之。力。之。下。則。吾。所。必。不。能。信。而。亦。兩。家。所。必。不。敢。斷。言。者。此。則。吾。之。所。深。知。也。

本書諸論皆出於著者一己之揣想。惟此論非也。（造物論係述某博士演詞。亦非著者之意。）前歲就廣學會編輯之職。譯「景教眞理」一書。囿於原文。限於才力。所就諸稿。吾自讀之。亦多格格不可通。至今引爲憾事。然作者奧理哲言。究不可沒。今廣採其義。而達之以不文之辭。以餉同學諸君。附誌顛末。俾知所拜賜耳。

著者識

眞我論四 The Real Igo

明。月。柴。門。之。外。偶。來。剝。啄。之。聲。內。有。詰。之。者。曰。誰。外。有。應。之。者。曰。我。昏。夜。深。巷。之。中。倏。見。徘徊。之。影。此。有。詰。之。者。誰。彼。有。應。之。者。曰。我。是。人。皆。以。我。爲。我。也。而。不。知。其。實。非。我。也。夫。我。明。明。有。四。肢。也。有。百。體。也。烏。得。謂。爲。非。我。乎。然。而。四。肢。者。我。之。四。肢。也。非。我。也。百。體。者。我。之。百。體。也。非。我。也。質。言。之。不。得。指。手。謂。爲。我。手。爲。我。之。手。非。手。卽。我。也。不。得。指。足。謂。爲。我。足。爲。我。之。足。非。足。卽。我。也。不。得。指。耳。曰。鼻。口。謂。爲。我。耳。曰。鼻。口。爲。我。之。耳。我。之。目。我。之。鼻。我。之。口。未。可。指。其。一。端。而。認。以。爲。我。也。

合。四。肢。百。體。而。謂。之。身。身。者。我。之。身。不。得。誤。身。以。爲。我。如。我。欲。作。一。事。也。則。我。驅。我。之。身。作。

我所欲作之事。我使之作。則作。不使之作。則止。是身也。者待命於我者也。我則居身之內。操身之權。我非身。身亦非我。司思慮。意念者。謂之腦。腦者。我之腦。又不得誤。腦以爲我。如我欲思一事也。則我運我之腦。思我所欲思之事。我欲其思。則思。不欲其思。則止。是腦也。者聽令於我者也。我則居腦之中。司腦之用。我非腦。腦亦非我。

是故躬行者。乃我之躬。所行不得認之爲我也。腦想者。乃我之腦。所想不得認之爲我也。士可殺不可辱。蓋可殺者。我之躬。與腦而不可辱者。我之所以爲我也。身雖死。腦雖裂。我之爲我。固自若也。然則所謂我者。果何在哉。則所謂性也。魂也。靈也。儒者謂之性。佛者謂之魂。景教家謂活潑永存之靈體也。無形無體。無色無象。無聲無臭者也。求之於形體。色象聲臭之中。則無我。求之於形體。色象聲臭之外。則有我。誤而以有形體。色象聲臭之我爲我。則非我。悟而以無形體。色象聲臭之我爲我。則真我也。

昔有懶殘和尚。危坐時。鼻涕恆垂寸許。寺人某見而譏之。和尚云。我安有閒工夫。爲俗人拭涕哉。以形骸爲俗人。而不認之爲真我。可與本論相發明者也。然則吾人之據科學一方面。理由而遽斷人類。無所謂靈魂者。至是亦不敢自信。噫。一坏黃土。萬壑松風。荒野九原。孤寂如鷺。轉瞬間事耳。當此之時。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尙在不可知之數。今有榆戟橫。

路。蘭。麝。薰。心。猶。不。知。足。而。必。欲。殘。殺。同。胞。以。爲。其。非。我。之。我。謀。所。謂。福。利。者。果。何。爲。哉。

古。人。如。武。鄉。侯。謝。太。傅。輩。人。但。見。其。從。容。鎮。定。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而。其。於。存。心。養。性。工。夫。上。不。知。已。面。壁。幾。何。歲。月。乃。克。臻。此。故。南。陽。有。逃。名。之。心。冶。城。有。高。世。之。志。固。未。嘗。以。當。前。利。祿。汨。沒。其。性。靈。也。維。多。利。亞。臨。朝。時。日。讀。箴。言。聖。訓。以。一。點。鐘。爲。準。華。盛。頓。於。槍。林。彈。雨。之。中。其。存。養。時。間。至。少。亦。日。以。一。鐘。計。其。視。我。國。之。當。道。一。帆。風。順。茫。乎。不。知。所。以。者。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吾。視。袞。袞。諸。公。一。若。患。狂。熱。病。者。附。此。數。行。冷。語。以。餉。之。此。文。會。登。

各。報。因。時。立。言。故。爾。當。不。啻。一。劑。清。涼。散。也。

性理論五 The Reality of the Spiritual

物。由。心。造。境。由。心。生。盈。天。地。間。無。物。無。我。一。切。皆。幻。所。不。妄。者。唯。此。心。耳。仰。觀。俯。察。萬。象。森。羅。然。不。有。吾。心。之。明。不。見。日。月。之。昭。昭。不。有。吾。心。之。動。不。見。魚。蟲。之。蠕。蠕。是。相。賴。覺。而。後。存。物。因。我。而。後。有。也。故。曰。宇。宙。一。切。無。物。無。我。舍。此。心。外。總。歸。於。幻。而。已。爲。是。說。者。世。謂。之。曰。唯。心。派。

以。余。論。之。則。大。不。然。我。無。耳。何。傷。乎。鼓。鐘。管。樂。之。音。我。無。目。何。害。乎。黼。黻。文。章。之。美。我。無。口。而。天。下。稻。粱。芻。豢。自。若。也。我。無。鼻。而。天。下。蘭。椒。芬。苾。自。若。也。我。無。形。體。而。疏。房。越。席。床。笏。几。

筵自若也。我無覺識而天地山川花木鳥獸自若也。我自我物自物我非主體物非附品。彼豈必須隨吾之心境爲存滅哉。卽曰目勞則視朱成碧耳病則聞蟻似牛相在我而不在物。然謂其緣官爲變則可謂其賴覺而存則不可。且物之不存變於何有見盡色絕聞寒聲亡了盡空無其說殆不盡然乎。

古人有幻夢塵世者。廣其義而言之。不過曰萬物幻景也。人生幻情也。婚宦幻事也。凡塵寰一切皆在夢中。非真有實物存焉者矣。（非謂若夢乃謂真夢真夢故無物質）懸瀨深潭巖聳石非真有其境也。然夢遊者股足爲輓矣。炮羔烹雁。騰鴨。騰熊。非真有其物也。然夢食者齒頰爲香矣。美人侍坐。笙歌在耳。夢當樂境。醒有餘歡。山盜追及。斧鉞加身。夢當怖境。寤有餘畏。足不出戶而神游千里。臥未達旦而夢至經年。吾人生活運動於今世界者。亦視此而已。

然又難言之矣。夫夢遊而股輓者。意之也。究與登山臨水者不同。夢食而口香者。疑之也。究與把酒持螯者有別。耳中歌笙。項上斧鉞。一時歡怖之景。無非心理上之作用。絕對不足爲據矣。

古哲謂今日之天地特夢中鑑。水中耳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免鑑天地者。形不照欲

滅。水。天。地。者。豈。不。汲。然。而。夢。中。鑑。中。水。中。天。地。去。而。無。如。夢。外。鑑。外。水。外。之。天。地。何。也。非。寢。不。寐。者。所。能。去。形。不。照。者。所。能。免。豈。不。汲。者。所。能。滅。也。已。

總。之。唯。心。家。言。心。則。是。言。物。則。非。其。旨。至。奧。其。說。至。玄。談。性。理。者。多。取。資。焉。然。不。免。有。言。之。太。過。處。揆。之。真。理。未。免。失。當。姑。留。是。以。爲。吾。說。參。考。耳。

唯。物。說。反。是。謂。我。無。覺。我。無。識。我。無。意。我。無。心。盈。天。地。間。遠。以。觀。物。近。以。觀。我。質。而。已。矣。無。所。謂。心。思。慮。念。也。有。之。則。物。質。運。動。之。結。果。而。由。其。直。接。間。接。之。關。係。作。用。而。發。生。者。也。思。出。於。腦。腦。成。於。物。無。物。則。無。腦。無。腦。則。無。思。是。故。心。思。慮。念。云。者。本。含。於。一。切。物。質。之。中。一。且。遇。適。當。之。變。化。及。組。織。未。嘗。不。發。生。吾。人。腦。中。之。能。力。及。效。用。也。

唯。物。說。如。是。以。余。論。之。又。大。不。然。思。果。出。於。物。者。則。鐵。石。之。中。有。意。識。矣。草。木。之。中。有。情。感。矣。輕。養。諸。氣。固。液。諸。體。亦。莫。不。有。思。考。力。想。像。才。一。且。遇。所。謂。適。當。之。變。化。與。組。織。則。可。以。別。是。非。判。善。惡。明。貴。賤。分。人。我。矣。然。而。水。之。凝。冰。輕。之。燃。火。育。之。溶。合。諸。他。之。質。等。是。一。變。化。也。從。不。見。有。思。想。慮。念。覺。識。情。感。崛。起。於。其。間。何。以。必。如。腦。中。之。原。質。之。分。量。之。構。造。乃。爲。有。效。耶。抑。取。諸。種。原。質。與。斯。腦。等。分。量。形。狀。化。合。而。構。造。之。而。不。由。父。精。母。胎。自。然。成。形。果。亦。能。發。生。思。想。覺。識。情。感。耶。則。死。者。之。腦。固。猶。是。耳。然。且。未。之。能。思。此。豈。吾。人。所。得。假。手。

而試驗者哉。

進而言之。誠如唯物家言。則形骸之外。無有所謂我者矣。覺且無。有違論。夫意性且無。有違論。夫靈思且無。有違論。夫慧若然。則昂藏七尺者。特行屍耳。走肉耳。傀儡耳。機器耳。挾物質而動行者耳。然而以生理學家之實驗言之。不可信。已。生理學家謂吾人體質七年而一代謝者也。無論官骸。無論血肉。無論全體。無論分子。七年之間。代謝淨盡。求十年以前物質於今日形體之中。無絲毫之存焉者矣。謂無「非物質」存乎其間者。則何以今日之我。猶能自知其爲十年以前之我乎。

十年老樹體質代謝與人無殊。而其中未嘗有不代謝者存焉。此人之所以異於草木也。吾人腦中分子。原子。十年前所含有者。至今絲毫無存。然而往事回頭。歷歷在目。撫今追昔。猶不禁感慨係之者何也。是必於一切物質之外。更有無形而不變者存乎其中。乃能有以記憶之也。審矣。

總之。有則真。有無則真。無虛則真。虛實則真。實唯心家謂宇宙有我。而無物。人類有心。而無身。而唯物說在在反之以余論之。皆非也。互證參觀。折衷一是。游乎宇宙者。有靈有質。蘊乎人類者。有身有魂。如是。庶言性不涉於荒唐格物。乃有所根據。固敢以武斷之見。而判決之。

者也。

或問古人言性謂無真非幻無幻非真何如曰言真則是言幻則非赫胥黎採其前說斥其後說與吾所論正相反穆勒氏曰有橘於此所可知者色香形味而已設并此四者而盡禿之更無被以其他則橘之所存爲何物乎又安在而有真哉此言似矣然而猶未當也蓋所謂性者寄於形質之中而爲不可見者也不然殺人以驗靈魂豈可得哉特試驗之方不應如穆氏所云耳西人有造雞卵者取雞卵同一之原質而化合之目之灰然其色同也鼻之腥然其臭同也撫之糙然其形同也食之滋然其味同也舉內外一切凡可以比較與試驗者無一不同而獨孵之雞窩積日累月終不見雞之出也蓋可仿者形骸而不可造者生命從可知一切有生之物舍可見之形骸外實有不可見之性真也一物如此萬物可知然則謂宇宙實有真主謂之上帝吾人實有真性號曰靈魂又可概謂爲不經之論哉

靈魂論六 The Soul

大地環球之上飛潛動植之中有具圓顛方趾之形呈權奇昂藏之狀者其名曰人然人也者何自而來哉據生理學之證驗言之則一種微蟲之變態也此種微蟲在生理學上固有定名雖課本中不諱言之然終覺甚不雅馴故以此等混含名詞代之後做此閱者鑒焉

人各有父。卽各爲其父體中一種之微蟲。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然。人之生命亦各爲其父體中一種微蟲之生命。亦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然。而不明此意者。乃謂人之有也。則以其墜自母胎始。而不知人之所以有。則不始於墜自母胎也。如我齡二十。而此二十年前之我。已在我父體中矣。今爾齡三十。而此三十年前之爾。已在我父體中矣。而爾父我父者。又各出自其父。按之理學。物不能由無生。有則知雖在爾我大父時代。而我與爾又已各居其大父體中矣。溯而上之。無論百世千世。及其時爲何人之體。而莫不有爾我存焉。進化論謂猿屬爲人類之祖。而景教徒則百端證明上帝爲衆生之父。人類始祖。乃由上帝生成之。然無論二家之立說。若何。要自有最初之第一人。而此最初之第一人。則爲萬國萬代人之公共鼻祖。無待辯。世代相傳。以至今日。黃白棕黑。彌滿六洲。攘往熙來。不可思議。準前理言之。當夫初有人類時。而此六洲萬代不可思議之人數。則可決其盡會集於此第一人。之體也。是人墜自母胎時。謂爲人之初入世界。則可謂爲人之初。有則不可也。且此第一人者。乃蘊六洲萬代不可思議之人類於其體。則所蘊非有形而無形。可知非肉體而靈性。可知非微蟲而微蟲之生命。可知蓋有形之肉體者。不過所餐飲之動植物中之滋養料之變態耳。卽微蟲之體亦無非質料之變態。安得以此食料之變態爲人之所以爲人哉。

夫吾人各具其性靈於無量數之年月以前今日者則與此動植物之變態一相交并以博數十年高等動物之名稱則此形體者不過靈性暫一相寄之旅舍耳當靈性未成高等動物之先固未嘗藉形體以生存而於爲高等動物之後何遽隨形體以澌滅則靈魂雖無形無色而安得不謂之存在耶然則存在者何未成人之先爲微蟲之生命已成人之後則人類之靈魂也雖然人體固來自微蟲而人則確非微蟲矣靈魂固肇自微蟲之生命而靈魂則確非微蟲之生命矣彼微蟲生命之來也遠而難窺此人類靈魂之去也永而無盡是謂靈魂之證明

乃或者曰無論如何身體靈魂總同時受生於父母靈魂既不能離身體而獨立卽少壯老衰必不能不隨身體爲轉移焉有身已死而靈魂猶能獨存者乎

嗽瀆曰不然生前之身七年一變人生百年經十餘變而靈魂始終無恙也豈非靈魂不隨形體爲轉移之明證耶一也嘗見人篤病彌留臥牀不起形衰身廢不待言矣然而神志清明或較倍於往日心魂安定且有異於平時此其故何也豈非靈魂不隨身體爲轉移之明證耶二也飲酒酣醉倒臥路傍偶失防提頓時暈絕蹶之不動扶之不前殆與死者無以異然斯時也其心靈界往往覺有異常之活潑如俗所謂神游象外者豈非靈魂不隨身體爲

轉移之。又一證耶。三也。以上三者。特就未死者言之耳。倘令真死。則靈魂完全脫離形骸之限制。而其優游自得之况。想見其有甚於此矣。

乃或又曰。此病在身。而不在腦。神游象外。依然腦中之虛幻。構造耳。余曰不然。豈有腦筋無恙。而人事不知。痛癢不覺者乎。是爲靈魂之顯現。而非腦筋之作用。必矣。以上所舉。皆就生前而言。是爲靈魂之證。而非靈魂不滅之證也。茲更證死後不滅之靈魂。

附錄伍秩庸博士之演詞

伍廷芳秩庸先生邇來倡導近世紀新發明之通神學。頗惹起學者之注意。惟其所論。多未能契於吾心。茲錄其演稿二則如下。

今日蒙省教育會諸君邀余演說。本不敢當。以題目奇異。來會者多係文明之士。或不之信。然余亦不欲強諸君必信。卽信者亦當空空洞洞。虛懷研究。蓋治此種學問。決非可先存成見也。（此最要緊）余研究此理多年。確有領悟。人惟不留意。遂覺詫異耳。日前接北京友人一信。謂於報上見余將演講通神學。詢余靈魂究竟。且謂各國他種科學。皆有進步。何以靈魂獨無進步。今日文明之世。恐不宜再有此種荒誕之說。余乃覆之。謂此理深奧。非一信所能了。君旣不信鬼。試問亦祭祖宗否。祭祖宗非信鬼耶。我國孔子言鬼神之

爲德。其盛矣乎。非聖人信鬼神之明證耶。云云。夫若是者。實少見多怪之故也。誠能研究及之。當必恍然有悟。蓋各種宗教。莫不認有靈魂者也。

今有一言告諸君。卽人永遠不死是也。然我知諸君一聞此語。必將力闢之。以爲人死常事耳。曷嘗有不死之人哉。曰否否。汝所見爲死者。身體耳。軀殼耳。夫身體軀殼。固非人之本體。乃人之外表也。所謂人之本體者。乃天所賦與精靈所結成。永遠存在之靈魂也。身體爲血肉之軀。終必歸土。而靈魂乃精明之質。不能消滅。常人但見身體。不見靈魂。亦何怪其有此疑也。然吾人須知。身體乃靈魂借爲歷練之機械。必須修養。身體方可完成。其歷練。余以前不知靈魂之理。身體多病。今考究靈魂有年。努力攝生不息。自信必可活至二百歲。是以前當使美回國時。彼邦人士詢余何時再往。余曰。至一千九百五十九年當再來相會。且曰。汝可以等我乎。彼乃曰。我何可等君。君所約之期。如是其遼遠。設再相見者。當在天堂矣。此雖若談諧語。實有至理存焉。我國古人詩。人生七十古來稀。由不明衛生之故。恆曰。我不能長命。是自促其命而已。吾人今日惟當注重攝生。不可存此心也。余近年考究陰陽生死之理。甚爲的確。蓋靈魂出於身。身猶所御之衣也。身雖被衣。衣非我也。衣有時離身。吾固在也。由此推之。人身雖死。靈魂仍在。投胎之後。復爲生人。（此事

難信)知是循環往復。得謂有極時乎。人果閱歷深。工夫到。必能悟前身所在。(此理須待研究)余固知余之前世。惜無暇證實耳。當靈魂既離肉體。乃入陰間。陰間法律。至爲嚴明。善則受福。惡則受苦。報應不爽。如不信者。試觀古來英雄梟傑。權奸惡人之遭遇。可知矣。我國古人所以言陰陽不言陽陰者。以陰間大。陽間小。其相差不止十倍百倍。靈魂在陰間。來往自由。可不受限制故也。此說也。不足爲人能不死之鐵證乎。(按此但古人相傳之語。未足爲證)不特此也。又有確證。諸君亦知吾人在睡眠中何以有夢乎。此卽靈魂在陰間有所作爲也。(以此爲證。恐未爲當。夢特腦筋運動耳)蓋人心有二。一曰內心。一曰外心。外心肉體主之。內心靈魂主之。內心爲上帝所賦。誠極靈明。(按內心外心。卽余書所謂聖靈魔鬼見後)然世人多爲人慾拘蔽。不能聽其指示。故行事多陷乖謬。余遇難事。必於靜夜。安待內心之指決。藉爲發表之準繩。故鮮有錯誤者。(此先生修養功深。閱歷有得之言。拜服)且靈魂之作用。甚爲靈敏。昨夜睡時。我之靈魂往遊天津。與友聚談。余問上海天津北京孰佳。彼曰上海佳。余曰然。惟較溼云。又夢遇一人。年約二十許。口啣紙煙。余爲禁煙會長。當卽勸止。並告以種種煙害。良久。彼始首肯。惟謂煙癮已深。驟難戒絕。至三年後再戒。何如。余曰。若此不可。既知其害。理宜卽改云。夫夢。無人無之。惟因

乏修練功夫。靈魂無自主力。故卽有夢。亦恍惚無定。（按古人夢魂并稱。誠不無關係。但尋常之夢。未可謂皆是靈魂之作用。晚食過飽。卽能多夢。是生理上之關係也。）余之靈魂。則能自由脫離身體。往遊各處。以與親友相會。去年袁世凱未死時。余曾見之。惟人多不信。然設能考究。自亦能之。吾人須知陰間與陽間無殊。惟無肉身。乃可以來去自由耳。吾今正告諸君。人在世間。不可爲名利所誘。應研究靈魂之理。以人在陽間。不過百數十載之光陰。而在陰間之時。則甚久。必深明此理。方能不怕。吾身爲五情之體。尙有在內之心。肉體接土而居。人氣最盛。善者氣良。惡者氣壞。與善人接。心覺甚安。與惡人接。心大不快。人氣感觸。有如此者。北京古爲帝者都。風氣最壞。余前服官居住北京數年。當時睹國勢之衰頹。外侮之侵陵。非圖改良。不足以爭存。乃以計劃進於當局。而皆不爲實施。我心亦漸淡。迨後他人雖提倡改良之說。而余反緩怠。此蓋中於習氣。與當局受同一之病。將改良希望之心。漸漸消滅之。故余知北京之不可以久居也。乃急回上海。上海風氣。未如北京之壞也。由此可知感觸之關係甚大。而吾人處世。自當以善意存心。以善意待人人。雖以惡遇我。我仍當以善報之。孔子言以直報怨。佛則曰以德報怨。此孔不及佛處。須知害人卽害己。人加我以害。我反報以德。則彼人之天良。必爲之感激。有不俱進於善者乎。

要之。人之好爲不善。皆由眼光太小。不明其理之故。誠能深明其理。竭力修善。則靈魂。可以千年萬年而永生。諸君如不信鬼。試觀我在美國所攝之鬼照片何如。（有伍先生與鬼合攝照片凡三張。言次傳遞參觀。）惟靈魂之學理甚深。今日所言。不過概略。欲研究者。當閱專書也。（鬼照片。余曾親見。此事余亦信之不疑。蓋先生成德君子。決不致有欺人之行。惟某以意度之。其所拍鬼影。恐爲沙丹。Séance 所矯託。未必卽死者靈魂也。）

又演說靈魂與身體之關係

世人每以靈魂二字毫無根據。視爲空空洞洞。其實人都看錯。不分輕重。不明真假。須知人之靈魂。永遠不死。無始無終。（無始二字。須待參詳。如余所謂。前乎吾者。生生不已之生命耶。抑佛家所謂前世輪迴耶。）此卽上天所造。各種宗教。亦皆有是言。特人之身體。如衣服然。衣服終有敝時。不可過於看重。人每自呼曰我。飲食起居。惟恐不適於我。經營操作。恆畏勞動於我。不知衣服爲我所服。御身體實爲我所使用。身體者。卽我作事之機器耳。身體所發七情六欲。每務私而鮮公。要知身體爲善於我。有益身體爲惡於我。有損我乃身體之主人也。人能時加磨鍊。乃能進化。若磨鍊數世。（數世亦難解。）改過變爲完全善人。便可得有極樂境界。豈非於我終能得益乎。語云。人生七十古來稀。余夙講衛

生自詡可活二百歲。而人多非笑之。然終有一死。死後靈魂猶在。如人夜睡。不過終日勞。藉此休息身體。而靈魂並不睡着。猶能出去作事。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姑無論矣。倘誠心欲見一人。無論遠邇。夢中皆可會面。嘗有日間一事。不能斷決。睡時謹記胸中。則靈魂仍可爲之籌畫。醒來即可定奪。天下不少奧妙之理。大都視之無形。不知究竟。然有形者。人人都見。尙有限制。無形者。實無窮盡。竟至不可測度。（至理名言）蓋有形者爲陽。無形者爲陰。世稱陰陽二字。陰在先而陽在後。人僅知地球爲世界。不知地球之外。尙有無數世界乎。蓋地球特行星之一耳。其他行星。亦有世界。凡人喜怒哀樂之氣。不但發於一己。且可感觸他人。大抵鬪毆者。必先一人動手。受毆者被其怒氣所觸。始與對毆。善氣亦然。三字經云。人之初。（按初者。生人之始。非謂受生之始。參觀原性。）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蓋習者。氣所感也。古人擇鄰而居。卽本此意。余前清使美多年。觀其政治良善。四民樂業。感其氣而生豔羨。每欲我國一仿效之。回國後。輒念外國強而我國弱。頗覺熱心國事。奏請政府。於文教武備。逐一改良。精求製造。無如在朝大小諸臣。有謂此項須緩辦。此項不宜於中國。如李文忠請辦鐵路。余極力贊成。請先辦一小鐵路。以爲榜樣。奈各大臣云。若辦鐵路。一不可近海疆。二不可近畿輔。誠恐外人長驅直入。蓋欲行新政。不得其人。

彷彿造屋而倩縫工。烏乎可。余素抱開通主義。日居京城。受其種種腐敗習氣。我身亦包在腐敗氣中。而心亦漸餒。如人欲辦一實業。請教於我。我亦如是云云。乃知國事不可爲。始引疾回南。可見氣之感人深也。今西人著有一書。係用攝影法。照人之氣。各圖詳列。請諸君一覽焉。（先生將書展開。逐頁指與在座者同閱。共有五十餘圖。）凡人慈善險惡。圖中均有形色爲分別。內有一圖。係向賭博場中所照。中心現圓形。蓋賭者一心爲利己也。可不懼哉。俗語云。善氣迎人。怒氣冲天。強暴者。面帶殺氣。不然何以見之。世人皆昧無形之理。要知自幼至壯至老。其身爲塵身。塵身之外。還包有依達身。約厚二尺。與塵身一線相連。但隱而不現。凡人將死。靈魂帶依達身。脫離塵體。其線始斷。塵體即無生氣。特依達身。初尙不能遠離。常常護其屍體。如人初死。生人偶見黑影。疑爲鬼。其實即依達身也。惟不能言。（聞所未聞。容待研究。）如華人死後數日。或十數日。名曰回煞。其回者。亦依達身也。（按亦曰回殃。算殃訣曰。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惟有己亥四。以死日支干相加。而得幾數。即死後幾日回殃。時辰視死日地支爲中心。如死日爲甲寅。則甲爲九。寅爲七。加得十六。即死後十六日。丑寅卯三時回殃。此星相家愚人獵食之談。最不足取。依達身之義如此。無甚研究之價值矣。）及葬。猶常繞其

墓旁。久則依違身亦化去。其靈魂已早至陰間矣。居數十年。或數百年不定。世人致祭祖宗。不忘木本水源。孝心實堪欽佩。但其祖宗。或已投胎。（此理須待研究。）或至別界。未能必其來享耳。人生無知識者。死後亦鮮知識。可知陰間與陽間無異。特善者得樂。惡者受苦。陰間無煙酒。凡嗜煙酒者。死後不能過癮。則靈魂覺苦。若害人之人。死後良心發現。追悔無及。其苦更不勝言。西國結婚。俗尚自由。昔有甲乙二人。與一女咸有愛情。皆思娶之爲室。特一女不能嫁二夫。甲恐爲乙奪去。私將乙害死。未幾甲亦死。此女仍嫁他人。甲乙相會陰間。乙尙不知爲甲所害死也。仍以爲良友。欲與接談。而甲便遁去。（此事不知何人見之。僅證以先生之言。未足爲據。真偽尙須研究。）蓋此時良心發現耳。其愧怍困苦情形。較受官刑尤爲難堪。（此種况味。惟感於聖靈者知之。至死後良心發現。未知如何。）如人心存慈善。靈魂永遠安樂。身體暫時寄居陽間。不能久遠。聊借此爲過渡而已。願諸君仔細思之。平時力行善事。保我靈魂。永無苦惱。莫以爲虛無而置之腦後也。余日望之。

文中按語。非敢恣議前輩。以理之未安於心者。未便簡默。聊貢愚見。以備學者研究云爾。倘以爲是己非人。則僕知罪矣。 著者識

靈魂不滅論七 The Soul Immortal

有物焉。居於吾身之中。遊於吾心之表。剖而視之。不可見。默而思之時。自來意是已。意且不可見。而况於靈魂乎。靈者。意之體。意者。靈之用。禽獸無意。謂不能索理。以其無靈故也。是靈魂之又一證也。

人爲身。魂二者之組合物。身所含者。質與力而已。及其死也。質則合其他之質。而別成他質。力亦合其他之力。而別成他力矣。然而靈魂安往乎。質與力。天然界內之事也。爲不能自由者也。靈魂。天然界外之事也。爲獨能自由者也。（參觀造物篇）天然界內不能自由之質。若力。於靈魂分解之後。尙能自存於天壤。而天然界外。獨能自由之靈魂。於所憑依之質。若力。分解之後。遂爾消滅於無形乎。卽據「物質不滅」Indestructibility of matter 之理而言。已足爲靈魂不滅之鐵證矣。一也。

無以推之。則靜者不能動。無以阻之。則動者不能靜。無以生之。則無者不能有。無以滅之。則有者不能無。是故創造者由靜而動。無而有之謂也。毀滅者由動而靜。有而無之謂也。二者之難易。蓋相埒云。人之死也。使造物不樂其靈魂之存在。而必毀滅之。斯無論矣。不然。靈魂卽欲自滅。不可得已。此釋氏寂滅之說。所以徒存虛計歟。是故造物一日不取靈魂。而毀滅。

之。則。靈。魂。一。日。存。萬。世。不。毀。滅。之。則。靈。魂。萬。世。存。永。不。毀。滅。則。永。存。所。謂。永。生。此。之。謂。也。此。靈。魂。不。滅。之。證。二。也。

身。由。諸。元。質。化。合。而。來。故。其。死。也。亦。聽。諸。元。質。分。解。以。去。惟。靈。魂。非。由。諸。元。質。化。合。而。來。故。亦。不。能。效。物。質。之。分。解。以。去。且。死。之。云。者。特。體。中。分。子。更。新。改。組。云。耳。非。滅。之。謂。也。靈。魂。既。無。化。合。無。分。解。則。不。能。改。組。即。必。不。能。謂。之。爲。死。明。矣。此。靈。魂。不。死。之。證。三。也。

誠。如。佛。氏。輪。迴。投。胎。之。說。則。靈。魂。可。以。改。組。矣。靈。魂。可。以。改。組。則。新。者。生。而。舊。者。死。矣。此。吾。所。不。能。信。也。

不。僅。於。此。科。學。家。謂。人。類。由。低。等。動。物。數。千。年。進。化。而。成。誠。如。其。言。則。永。生。之。說。益。信。何。也。人。類。非。由。數。千。年。進。化。而。來。則。蜉。蝣。身。世。只。數。十。載。謂。無。永。生。猶。尙。可。信。人。類。果。由。數。千。年。進。化。而。成。則。自。初。迄。今。之。天。演。既。以。人。類。爲。終。期。而。忍。令。其。僅。僅。生。活。運。動。於。此。數。十。年。間。水。逝。雲。捲。頃。刻。而。頓。盡。耶。此。則。斷。斷。不。可。信。已。一。也。

搏。搏。大。地。必。有。吸。收。於。太。陽。之。一。日。當。此。之。時。萬。有。生。物。無。復。存。者。（此。科。學。家。所。公。認。無。待。證。驗。）苟。無。靈。魂。世。界。以。與。造。物。相。終。始。則。數。千。年。來。天。演。事。業。慘。淡。經。營。而。以。人。類。爲。歸。宿。者。不。啻。爭。之。斷。絃。靡。有。底。止。即。宇。宙。萬。有。亦。曇。花。一。現。轉。眼。皆。空。是。豈。數。千。年。來。悠。悠。

天演最終之結果哉。此其事實。抑豈天演學家所能深信而無疑者哉。二也。

反而言之。謂人未有死也。今世爲造就道德之場。來世爲享受永生之地。聖賢君子生於斯。世者備受鑪錘。歷嘗艱苦爲上帝（見造物宇宙兩論）所鍾愛久矣。他日者上帝在天之靈。或召集諸君子共登極樂環繞而謳歌之。則天演有美滿無窮之結果。而宇宙萬有亦不致如喬答摩所云空花幻夢。徒存無謂之奧蘊矣。不亦美乎。蓋宇宙眞宰爲天演之原動力。永生世界爲天演之目的。物觀天演發端綦微而進行甚鉅。則其最終之結果（永生世界）固已不卜可知矣。三也。此以天演之理言之。又得靈魂不滅之證三。

永生希望爲衆人所同具。卽壽逾期。願未嘗盎然自足。而科學之士爲尤甚。百年歲月。旣不足以鑿其心。而又別無永世以爲之繼。則何其志之大。而命之窮也。登高遠矚。每有超塵出世之心。靜坐遐思。時生羽化登仙之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此種感想。無智愚貧富人皆有之。咸與永生大國相證。印非盡誣也。一也。迅雷震屋。颶風覆舟。卽令素日極端持無神之說者。處於其中。亦未嘗不油然而生靈魂不死之希冀。甚或口不言而心禱。乃謂上帝救我。上帝救我而已也。二也。功行圓滿之期。乃在易簣屬纊之候。死而無知。是一生孳孳於道德仁義者。僅有預備之時。而無享受之日矣。且最不可解者。

以德高行潔之人。瘞之荒野。九京之下。又何取乎。吾是以知聖潔德行。半爲作則於後人。半爲克配夫上帝。蓋道德并靈魂而不朽。不隨體質以漸滅者也。（惡人罪孽亦復如之）三也。此就人類心理及其道德言之。又得靈魂不滅之證三。

最奇者。以上所舉。惟人類有之。而動物無一焉。是又人與禽獸不同之鐵證。不能因人類靈魂不滅。遂謂動物亦有永生也。

靈魂世界論八 The Soul's World

客有從而詰者曰。靈魂不滅之說。吾旣得而聞教矣。然而星球莽莽。沸盪天空。庶物熙熙。彌漫大陸。夫安所覓一靈魂世界。以爲衆靈存在之處所哉。

嗽灌曰。靈魂者。人類未來之變體。人類者。微蟲變體之已然也。是故以人類視靈魂。猶之以微蟲視人類。語人類以靈魂境界。則人不之信。語微蟲以人類境界。而微蟲亦何嘗遽信哉。吾故就微蟲與人類境界之比。而得人類與靈魂境界之比焉。

當夫人之身爲微蟲也。無論居其父之體。或母之胎。設有從而告者曰。汝有來生。不可不知也。汝當於如千歲月後。自變更其形體。以成人。立於兩大者之間。上有天文。下有輿地。爾則五官備四肢。全食穀肉。焉服衣裳。焉居處宮室。焉吾知微蟲者聞之。必笑而搖其首。就其所。

居。之。地。仰。以。觀。之。不。見。日。月。星。辰。之。燦。爛。也。俛。以。察。之。不。見。山。河。花。木。之。秀。麗。也。左。顧。右。盼。亦。無。肴。饌。之。可。餐。冠。履。之。可。著。廬。宇。之。可。居。處。也。且。也。自。捫。其。首。無。所。謂。人。類。之。耳。目。鼻。口。也。自。顧。其。體。無。所。謂。人。類。之。手。足。股。肱。也。於。是。謂。其。與。語。者。曰。子。休。矣。明。明。我。與。爾。安。所。覓。來。生。而。到。人。世。哉。

嗚呼。乃。不。期。於。如。千。歲。月。後。果。墜。自。母。胎。而。成。所。謂。之。人。類。夫。今。日。之。我。即。前。日。之。微。蟲。也。前。日。之。微。蟲。仍。即。今。日。之。我。也。我。與。微。蟲。非。有。二。體。也。微。蟲。與。我。非。有。二。物。也。時。至。矣。則。形。體。更。焉。境。地。遷。焉。所。謂。來。生。所。謂。人。世。果。然。明。明。白。白。一。一。顯。現。羅。列。於。當。前。焉。夫。以。當。日。所。最。不。肯。信。必。不。能。信。者。而。今。竟。見。諸。事。實。矣。往。者。如。此。來。者。可。知。吾。今。日。棲。身。之。地。非。前。日。之。我。之。所。能。逆。料。也。吾。他。日。寄。靈。之。天。又。豈。今。日。之。我。之。所。能。臆。決。也。哉。有。心。者。可。以。深。長。思。矣。

若。未。嘗。問。津。於。景。教。之。哲。理。而。惟。本。區。區。之。科。學。爲。定。義。以。論。斷。夫。形。而。上。之。學。遂。謂。天。下。事。物。凡。不。能。目。以。覩。耳。以。聞。鼻。以。臭。手。以。觸。者。皆。有。背。乎。科。學。之。理。一。若。科。學。而。外。更。無。所。謂。學。理。也。者。則。非。不。佞。之。所。敢。承。教。也。

引支勒所謂魔鬼。卽吾儒所謂私欲也。私欲不過妄想惡念耳。稱以魔鬼。則確指其爲無形無象。有知有靈之一大動物。其爲物也。普徧環球。彌漫六合。專以慫恿人之惡念爲己務。使人墮其彀中。鮮不爲所轄制所束縛也。余聞此說。初不聽之。嘗謂私者利己之心也。欲想也。合言之。利己心之所想也。故又曰慾也。見貨財而愛好之。欲也。卽利己心之所想也。見美色而戀慕之。欲也。亦利己心之所想也。由是以推。凡百私欲。莫不可以利己心之所想一語以賅括之。則安所覓一無形無象。有知有靈活活潑潑之魔鬼爲之引導哉。

槐庭道人者。景教徒也。與余夙相善。余因執此說以難之。道人置不辯。但屬嘗相過從。由此蹈暇輒一至。至則講誦景經。辯難景教之蘊奧。積年餘。忽自覺四肢百體。罔不陷于過惡中。由此自慚形穢。乃深自修艾。立自治日記。以誌言行。凡百嗜欲。掃除淨盡。終日枯坐之外。無餘事矣。于是詣槐庭而告之曰。今悟一理。願就有道正之間。所悟曰。人必有吾心之真樂。而後可以去嗜欲。否則旣無禮義以悅其心。更無玩好以娛其身。則毫無生人趣矣。是與土木偶何以異。道人曰。善哉。子其悟道乎。遂翻馬太一卷以示余。閱之。文云。惡魔離人。游行陸地。求安不得。則曰。我將歸我所從出之室。至則掃除清淨。入之不可。乃去。更召七魔。尤惡于己者。同入居之。則其人之後患。較前益危矣。

But the unclean spirit, when he is gone out of the man, passeth through waterless places, seeking rest, and findeth it not. Then he saith, I will return into my house whence I came out; and when he is come, he findeth it empty, swept, and garnished. Then goeth he, and taketh with himself seven other spirits more evil than himself, and they enter in and dwell there; and the last state of that man becometh worse than the first.

道人掩卷曰。豈唯形同土木偶。後患且不可測也。余至是乃歎服景經之親切而有味也。然所謂魔者。猶以爲託言示警。非眞認爲有知有靈也。獨此後自修之功。愈嚴而欲之來也。亦愈力。道家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余服其言。然尙未信其果有也。但覺欲之萌也。其能制服者。固屬不少。而有時實有不可遏止之勢。于是不得不委屈順從焉。然此非我之本心也。非我之本心。而何以不能由我制服之。且道心不生。而欲心亦不生。道心偶長。而欲心亦與之俱長。吾思之。吾重思之。一人豈有二心哉。况彼一心明明。非我之心。非我之心。而我何竟爲之所驅使也。然則魔鬼之說。信非謬矣。

或曰。此正爲欲所勝。故也。然以余思之。又不然。夫欲烏能勝人乎。如曰能也。試問欲爲我所。有乎。抑不爲我所。有乎。謂不爲我所。有則其爲魔也。不待辯。謂其爲我所。有則我何以不能。

制。服。之。我。之。手。欲。擊。我。之。足。則。我。不。容。也。不。容。則。能。禁。之。我。之。齒。欲。咀。我。之。舌。則。我。不。願。也。不。願。則。能。已。之。而。何。獨。于。欲。則。不。然。我。之。欲。能。敗。我。之。德。而。我。欲。制。之。而。不。能。我。之。欲。能。喪。我。之。行。而。我。欲。已。之。而。不。可。是。胡。爲。者。况。欲。果。爲。我。所。有。者。則。我。爲。欲。之。全。體。欲。則。我。之。一。部。分。耳。是。我。大。而。欲。小。也。我。強。而。欲。弱。也。我。多。而。欲。寡。也。我。爲。使。動。者。而。欲。爲。被。動。者。也。如。是。則。我。勝。欲。而。欲。斷。無。勝。我。之。理。矣。吾。往。者。以。不。道。德。之。思。想。爲。欲。乃。今。知。其。誤。蓋。思。想。者。腦。之。運。動。也。腦。之。司。思。想。猶。肢。體。之。司。行。爲。我。欲。行。何。事。而。肢。體。從。之。于。是。行。爲。出。是。行。爲。乃。由。我。而。發。我。不。能。被。制。于。行。爲。也。我。欲。思。何。事。而。腦。筋。從。之。于。是。思。想。出。是。思。想。乃。由。我。而。發。我。不。能。被。制。于。思。想。也。今。乃。爲。欲。所。勝。亦。得。謂。爲。思。想。所。勝。乎。然。而。竟。爲。之。所。勝。也。則。決。其。非。思。想。也。必。矣。

然。亦。我。之。思。想。也。非。我。本。然。之。思。想。也。非。我。所。能。制。服。之。思。想。也。我。何。以。不。能。制。服。之。則。非。我。使。之。思。想。之。乃。魔。使。之。思。想。之。也。思。想。之。由。我。發。者。爲。思。想。由。魔。發。者。則。欲。也。欲。實。非。魔。乃。魔。爲。之。也。所。謂。欲。勝。我。者。非。欲。勝。我。也。魔。勝。我。也。不。然。弱。不。可。以。敵。強。寡。不。可。以。敵。衆。戰。爭。不。易。之。理。也。以。我。之。所。有。力。敵。彼。之。所。有。力。不。克。乃。爲。之。所。勝。夫。我。有。能。也。欲。苟。爲。我。之。欲。則。欲。之。能。卽。我。之。能。惡。得。以。敵。我。且。惡。足。以。勝。我。惟。欲。爲。魔。啓。之。今。之。所。以。勝。我。者。非。欲。

之能。魔之能也。魔強而我弱。故爲之所勝。我有知也。欲苟爲我之欲。則欲之知。卽我之知。惡得以敵我。且惡足以勝我。惟欲爲魔導之。今之所以勝我者。非欲之知。魔之知也。魔衆而我寡。故爲之所勝。我何也。靈也。無形體色。象聲臭者也。（見真我篇）魔亦靈也。亦無形體色。象聲臭者也。我屬靈。故能用我腦以構思。（動物不能辨理。惟人能之）魔亦靈。故亦能強我腦。以縈欲。我能本思想。更役我身以制行。魔亦能藉慾念。強驅我身以獲戾。欲之害我。實魔之害我也。故曰。魔鬼之說。不可誣也。雖然。凡非本心所願爲。而有時不能自禁。不得已。偶焉從欲者。乃爲魔之力。若毫無自修克復之功。日見下達者。則是自甘魔奴。又烏得誘爲魔之挾誘乎。然則景經謂吾人方寸之間。嘗爲惡魔所盤踞。內以驗之。吾心。外以證之。人事。自是靈界中一種最高哲理。而非故爲是驚人駭俗之論歟。

周亢宗長老著重鑄九鼎一書。論魔鬼終始甚悉。旣成。索序於余。余恐讀其書者。視爲莊生寓言。而謂魔鬼爲烏有先生也。因就己身所經驗者。證而實之。右文是也。原稿末段。尙有數行。補錄如下。以存其全文。云。蝮蠍（長老隱號）者。魔戰功深。靈感力富。密居屋漏。禱切多年。暇蹈公餘。鑄成重鼎。無論山魃木魅。莫能潛跡。而遁形。舉凡石怪花妖。亦難蠱惑。而作祟。始則定其名號。旣且究其由來。黨朋棲所。旣已剴切指陳。色相營謀。又且委婉道。

出。以及法術也。手段也。結局也。統計諸端。適成九數。陸離光怪。直繼軌乎。夏王大小。重輕奚待。問於楚子。彼夫錄傳志怪。能無見絀於相形。記著搜神。應亦望風而下拜。惟慮讀是書者。以不會觀。夫罔兩之形。論崇無鬼。或誤指作牛蛇之喻。視等傳奇。則深恐一綫隙開。羣魔徑入。禍既歎其由自取。力且嗟夫。莫可爲嗽灌。仰帝靈之啟牖。敢自鳩藏。證魔力之非虛。聊爲貂續。倘得網羅之力。脫自能負擔之。日輕則是斯鼎重。鑄誠堪蕩却妖氛。且期彼岸同登。終不墮於鬼計矣。

聖靈論十 The Spirit of Goodness

余既認魔鬼之說爲不誣矣。乃訪槐庭道人。（槐庭以道士讀引支勒有得。遂皈基督。仍號道人。）叩以戰魔決勝之道。槐庭曰。宇宙之內。有聖靈 The Holy Spirit 焉。普徧人間。專導人去惡向善。嘗與魔鬼相對壘。凡欲克己復禮者。非乞助於聖靈不可。余謂魔鬼雖聖人所不語。猶往往散見於回釋各教之書。獨聖靈二字。未之前聞。槐庭曰。道在自悟。非可以口舌爭也。但靜心思之。虛衷求之。終當有豁然貫通之一日。歸而思之。數旬無所得。而惡魔轄制如故也。往告槐庭。槐庭曰。子亦自知有罪乎。對曰。未嘗犯科。何罪之有。謂寡過未能。則可謂爲有罪。必禱於耶穌。乃免。則不可。槐庭曰。此尙不足與語聖靈也。

時余年十有七。肄業某校。課罷歸齋。同學數十人。有奕棋者。有聚博者。有唱戲曲者。余平素雖束身自好。然亦習以爲常。未以爲怪也。至是迺覺耳目之所接觸者。不可暫耐。間嘗閉目靜坐。而一室噉嘈。欲求此心片刻之安。亦弗可得。甚至欲馘耳以絕淫聲。抉目以絕邪色。卽一身之言動意慮。亦覺無往而非惡。嘗作自恨文云。

立男自恨不如瞽。瞽則斷無非禮之視也。立男自恨不如聾。聾則斷無非禮之聽也。立男自恨不如啞。啞則斷無非禮之言。與動也。立男自恨不如死死。死則斷無非禮之心。思慮念也。與其有非禮而視之罪也。寧瞽與其有非禮而聽之罪也。寧聾與其有非禮而言動。思慮之罪也。寧啞。瘖死。蓋瞽也。聾也。啞。瘖死也。尙不致顯然蹈諸罪惡之中也。乃天之生我也。獨畀以不瞽不聾不啞不瘖不死之身。俾日日蹈諸罪惡中。而不可自拔。嗚呼。天之生我。何其薄也。

當時見過而內自訟如此。由是行動坐臥。都不自安。甚至欲披髮深山。禁食曠野。放聲號哭。於荒郊之外。投環自盡於深林之中。不知者莫不笑其爲病狂也。又詣槐庭而告以故。槐庭曰。此基督教中所謂受聖靈之感者也。蓋聖徒所必經者。無足怪異。迺翻約翰一卷示余。文云。聖靈來。因罪與道之故。令凡世人。悲痛自責。(第十六章第八節)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He will convict the world in respect of sin, and of righteousness: 余初讀聖經。見所載預言神話。恆笑爲妄誕不經。至是見果有應驗。不惟妄誕與否。不敢斷言。抑且深信。其中必有無窮之至理存焉。謂槐庭曰。昨死今生。吾竊願之久矣。而卒未得其道。奈何。槐庭又示余經文曰。基督云。人非重生。無能見上帝之國。(翰二章二節至六節)

Except a man be born anew,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尼哥底母問曰。人既老矣。何以重生。豈重入母胎而生乎。基督曰。實語汝。由血肉生者。血肉也。由靈生者。靈也不生於靈。未有能入上帝之國者。

Except a man be born of water and the Spirit, he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flesh is flesh, and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

槐庭掩卷曰。子既感於聖靈。此正重生之日也。余嘗言捫心自問。固未嘗有邪僻之行。非分之舉。何以至于此極也。槐庭曰。妙哉。卽又指前所示聖經。循其下文讀云。我謂汝必重生。無相訝也。風任意而吹。汝聽其聲。不知何來何往。人之生於聖靈者。亦正如是。(七節)

Marvel not that I said unto thee, Ye must be born anew. The wind bloweth where it listeth, and thou hearest the sound thereof, but knowest not whence it cometh, or whither it goeth. So

is every one that is born of the Spirit.

蓋言其中奧妙不自知也。余益覺聖經之言與吾所經驗者多相吻合。頗神奇之。而聖靈之說猶未能契於心也。自是之後。凡景教中所有禱祝膜拜之禮。余從諸守道者一一踐行。久之覺冥冥中真有感應。前此惡魔往來胸中驅之而不能去者。至是一念向道頓覺心地清明。神魂安定。一若果有所謂聖靈提攜呵護於左右者。然皈依基督之心。由是遂決。又半年。所有景教中一切疑難問題。爲吾平素笑爲荒謬絕倫。必不肯信者。如上帝靈魂真我永生。聖靈魔鬼之類。亦皆稍稍有所會悟。且非得諸師友之訓誨。他人之傳述也。蓋吾心直接之領悟。卽聖靈直接之啓示云。一日讀經至基督謂門徒云。聖靈來將示汝諸般真理。（翰十
六章十三節）When the Spirit of truth is come, He shall guide you into all the truth

又（哥林多前二章十一節）云。惟聖靈知上帝之奧秘（諸如此類不可勝述）乃恍然悟基督之道。所以異於諸他教宗者。端在有此聖靈能從惡魔手中恢復吾人道德上之自由而已。此但就一身所經驗者而言。茲更述吾心中所領悟者。敬呈有道之士。而求正焉。文過飾非。君子不免。他人之指摘愈嚴。吾心之不服亦愈甚。人情大抵然也。迨至人靜夜闌。獨坐一室。偶憶往事。媿汗盈頭。捫心俯仰。若有不堪自處者。斯時也。無父兄之督責。師友之

勸規外界之刺戟與夫一切物質上之直接間接影響也。謂非由冥冥之中之感觸而然。何故。至於是此聖靈之證一也。

是故魁奸巨盜繫之形場。往往刀鋸不畏。置之暗室。有時衾影自慚。豈皆怙於前而懺於後耶。此其中殆有故歟。或曰。是謂良心發現。無所謂聖靈也。曰。不然。媿悔者良心而媿悔之者聖靈也。是故天理之於聖靈。一如私欲之於魔鬼。天理與私欲對聖靈。與魔鬼對二而非一。四而非兩也。此聖靈之證二也。

且人間既有魔鬼。吾人之性亦既爲所束縛。而無如何矣。此非良心所能爲力者也。於此不有聖靈之見助。則含靈負氣之倫。仁義道德之性。秉於天者。無一人焉。可以幸免而不見奪於魔鬼矣。此就人魔之間言之。聖靈爲不可少。其證三也。

宇宙既有真宰。吾人既有真性。二者皆靈界中事。初非有物質之關係。亦非物質之所能感通也。不有聖靈。則天之受命於人。人之報命於天者。默默之中。將何以交相感應乎。此就天人之際言之。聖靈爲不可少。其證四也。

聖靈之道。傳自基督。爲他教所無。景教所獨。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稱基督爲聖人矣。聖人垂教。決不爲欺天下後世之語。此就基督之言爲讀者諸君所公認。而不能辯者。證之聖靈之

可。信。五。也。

就吾身之所經。心之所悟。所得聖靈與魔鬼之證。不僅此也。吾常於不知不覺之間。蹈一惡行矣。必自呵曰。我何人斯。而乃爲此反道敗德之事。誠非吾心之所願也。雖非吾心之所願。而明明由我躬蹈之矣。是非無因於此。而欲不認魔鬼。烏乎可。

吾又常於不知不覺之間。成一善舉矣。必自訝曰。我何人斯。而竟成此濟物利人之事實。非吾力之所能也。雖非吾力之所能。而明明由我手成之矣。是必有故於此。而欲不信聖靈。又烏乎可。是合吾身之所經。心之所悟。又得魔鬼聖靈之交相證也。

(有神論上卷靈界窺奧完)

